

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57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八

南菁書院

詩書古訓九

儀徵阮元芸臺著

牧誓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列女殷姐已傳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姐已頭懸於小白旗以爲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无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漢書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於牧野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繇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雞變迺國家之占妃后象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皇清經解續編

詩書古訓九

漢書敘傳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以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虜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

洪範

孔叢子論書洪範可以觀度 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漢書律厯志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陞也 五行志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迺言曰烏嚀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迺敘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迺敘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

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道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
禹得雒書之意也

惟天陰騭下民

呂氏春秋君守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
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局外欲不入謂之閉既
局而又閉天之用密有準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
既靜而又甯可以爲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
藏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
之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
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
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漢書五行志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
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
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
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
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 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
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
行也 孔光傳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
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
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
咎徵薦臻六極屢降 谷永傳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

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
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
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尚書大傳周傳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
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是爲人用

白虎通五行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
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
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尚書一曰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白虎通五行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
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
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
濁爲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
革土爰稼穡

漢書五行志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
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
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
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
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
時則水不潤下 李尋傳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武

三才圖會
四
嫫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白虎通五行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尙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

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

說苑修文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

後漢書陳忠傳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漢書五行志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翫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

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眚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
白祥惟木沴金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厥罰
恆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眚
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傳曰聽之不
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
有魚孽時則有豕眚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
沴水 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厥
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眚時
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王莽傳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猶
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
月令者其悉聽之勿令出稅如令毫吏滑民辜而擢之小
民弗蒙非予意也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咨虜羣公可
不憂哉

睿作聖

說苑君道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
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書曰睿作聖

一曰食二曰貨

漢書成帝紀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
之本也 食貨志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
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
通有無者也

三曰祀

漢書郊祀志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獾有祭是以聖王爲之典禮

八曰師

漢書藝文志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鴻範八政八曰師明兵之重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漢書五行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眚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飢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無虐瑩獨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乃者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鳥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瑩獨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荀子修身篇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執也安燕而氣血不惰束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天論篇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

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貴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春秋左氏襄三年傳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詔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

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卽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說苑至公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无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漢書王莽傳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周禮匡人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註反側猶背違濫度也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尙書大傳周傳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

白虎通爵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主治五千里內也尙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漢書刑法志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春秋左氏文五年傳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後漢書荀爽傳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史記廣陵王策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後漢書楊震傳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甯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

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譴誹眾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恆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詬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

漢書劉向傳向遂上封事極諫曰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宮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王嘉傳嘉復奏封事曰箕子戒武王

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春秋左氏成六年傳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

眾故也

白虎通著龜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尙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眾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白虎通著龜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從事決疑示不自專尙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

皇清經解卷之十一
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尙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

漢書藝文志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

曰僭恆暘若

後漢書周舉傳舉對曰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恆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

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

漢紀卷六至若南北失度晷進而長則爲寒退而短則爲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漢書天文志一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漢紀卷六日爲陽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寒涼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此之謂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漢書天文志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及
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
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
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星有好風
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南也
漢紀卷六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
雨箕軫之星爲風畢星爲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
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
風雨

一曰壽

中論天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

六極

潛夫論讚學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
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金縢

乃卜三龜

白虎通著龜龜曰卜著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
也見其卦也尙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于廟門外

武王既喪

白虎通崩薨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
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爲孝子心不忍言尙書曰武王
既喪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尙書大傳周傳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王

王與大夫盡弁

獨斷冕冠周曰爵弁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白虎通喪服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

郊祭尙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大誥

民獻有十夫

尙書大傳周傳書曰民儀有十夫

天棐忱辭

漢書孔光傳又曰天棐誕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肆朕誕以爾東征

白虎通誅伐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尙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 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誕以爾東

征誅祿甫

康誥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尙書大傳周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
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
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祖父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
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
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
曰作新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尙書大傳略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于四方
諸侯來朝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漢書王莽傳尙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
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此二經周
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臣莽敢不承用

克明德慎罰

禮記大學康誥曰克明德皆自明也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申公巫臣曰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
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
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
諸侯以去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

孔叢子論書孔子見齊景公梁邱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
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
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
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
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
而任之也慎罰者並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
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
尙書大傳周傳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 子夏
曰昔者三王愍然欲錯刑遂罰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
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

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

後漢書孝質帝紀詔曰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
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
隙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入離其害怨氣傷
和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敕有
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作寬

不敢侮鰥寡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
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
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春秋左氏宣十五年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

孔叢子論書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尙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殪戎殷

禮記中庸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

註衣

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

春秋左氏宣六年傳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

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宏于天若德裕乃身

荀子富國篇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國語晉語第十五知伯國對曰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

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
惠不惠懋不懋

春秋左氏昭八年傳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

作新民

禮記大學康誥曰作新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敬明乃罰

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孔叢子刑論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潛夫論述赦夫有罪而備辜冤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斂怨以爲德尙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

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為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

後漢書陳忠傳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

春秋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荀子富國篇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若保赤子

孟子滕文公上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禮記大學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孔叢子刑論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

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司師茲殷罰有倫

孔叢子刑論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書曰義刑

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宥坐篇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凡民自得罪

荀子君子篇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

殺越人于貨譬不畏死罔弗慙

孟子萬章下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一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曰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傳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辜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謝弼傳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曰見天下

元按左傳兩引皆言不相及明明非經文所有且意相左孔疏曰直引康誥之意非康誥全文非也春秋時說書者必已有傳如尙書大傳之類此傳必有補經所未足之言經言弟不共兄亦不友兄弟並罪也若兄友而弟不共弟共而兄不友不并罪不相及也兄弟一人各犯罪亦不相及也此必春秋時有此傳

去聲

說而漢人又

傳之于左傳不但漢也南史柳世隆傳梁武帝引此周

書北史張袞傳崔挺傳亦引此周書皆左氏說周書之

外傳耳尚書大傳引無佚曰厥兆天子爵今無逸完具

無此文當亦古尚書外傳與此類矣

光琦謹按古尚書外傳至漢猶存故

漢書郊祀志引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五行志引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谷永傳引經曰皇

極皇建其有極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由惟正之共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不稱書而稱經

明有傳也呂氏春秋制樂篇高註引傳曰后非眾無以守邑傳曰眾非元后何戴不稱書而稱傳明非經也後

人采傳以補經之亡篇而傳文乃莫能辨耳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潛夫論述赦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漢書宣帝紀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

法未有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惟文王之敬忌

說苑君道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

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虔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

忌此之謂也

則予一人以懌

荀子君道篇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急得其

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

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

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

人以擇此之謂也

惟命不于常

禮記大學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
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襄二十三年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
于常

戰國策卷二十四須賈爲魏謂穰侯曰是臣之所聞於魏
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
可數也

酒誥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尙書大傳周傳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
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
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
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
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
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

肇牽車牛遠服賈

白虎通商賈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
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
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尙書曰肇

皇清經解
三
牽車牛遠服賈用方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
供養之也

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棊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中論謹交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修業勤事而不暇詎
敢淫心舍力作行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
莫不成王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侯甸男衛邦伯

白虎通爵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
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
也

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中論貴驗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
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
毋鑒於水鑒於人也

梓材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中論治學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
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
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漢書律厯志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

皇清經解續編

詩書古訓九

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
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尙書大傳周傳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月
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漢書郊祀志右將軍王商博士師冉議郎翟方進等五十
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瘳於大折祭地也
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
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

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白虎通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尙書曰乃社于新邑羊
一牛一豕一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白虎通京師王者必卽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
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尙書曰王來
紹上帝自服於土中

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後漢書崔駰傳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
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潛夫論巫列嘗觀上記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祿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洛誥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

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擣弁者爲文襲竈者有容栒杙者有數大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仍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于洛誥也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

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周公拜手稽首

白虎通姓名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

朕復子明辟

漢書王莽傳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

佅來以圖

漢書劉向傳復上奏其辭曰書曰佅來以圖天文難以相

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白虎通京師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

白虎通禮樂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後漢書爰延傳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

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無若火始燄燄

漢書梅福傳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矣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孟子告子下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

鹽鐵論散不足及秦始皇覽怪迂信機祥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

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御於前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亂爲四輔

禮記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大戴禮記千乘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

漢書谷永傳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公無困哉

漢書杜欽傳欽復說之曰書稱公毋困我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尚書大傳周傳伯禽封于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吾

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父也吾于天下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贊而見者十二委贊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贊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謹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賤去富而爲貧面目驟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慎諸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禮記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漢書律厯志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
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惟七年

無逸

漢書梅福傳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
之歌畱意亡逸之戒

在昔殷王中宗

中論天壽荀氏以死而不朽爲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王
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
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實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
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國

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
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
庶民不侮齔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
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
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
四三年者周公不知天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
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禮記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雍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孔叢子論書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卽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後漢書荀爽傳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或四三年

漢書杜欽傳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允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害生也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漢書谷永傳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誅暴之吏一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

者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國語楚語上左史曰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白虎通壽命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

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漢書谷永傳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

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
關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
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
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君奭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土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
易天難諶乃其墜命

漢書王莽傳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
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居
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
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說曰周

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
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

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
小其惡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

惟時二人弗戢

墨子非命中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
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

多方

罔不明德慎罰

荀子正論篇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曰

惡之者眾則危書曰克明明德故先王明之豈特元之耳

哉

光琦謹按此康誥文楊
註引多方篇故錄在此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
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
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

至于再至于三

漢書梁懷王楫傳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至
移書傳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傳相
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

過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傳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尚書大傳周傳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
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
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漢書律厯志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
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
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顧
命翌日乙丑成王崩

逆子釗

白虎通爵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
言迎王

王麻冕黼裳

白虎通爵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無君也
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

乃受同瑁

白虎通爵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
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
興對乃受銅瑁也明爲繼體君也

皇清經解續編

詩書古訓九

皆再拜稽首

白虎通姓名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

畢協賞罰

說苑政理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漢書谷永傳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適

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闈

後漢書張酺傳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今賜莊三十萬其亟之官

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爵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呂刑

孔叢子論書甫刑可以觀誠

皇清經解賈編

詩書古訓九

鹽鐵論詔聖故姦萌而甫刑作

史記匈奴列傳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

度作刑以詰四方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鮮度作刑以詰四方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禮記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墨子尚同中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國語楚語下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

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民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物類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浸瀆是爲絕地天通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墨子尙賢中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

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禮記表記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憐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孔叢子刑論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漢書刑法志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其所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豻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愆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

之盛猶誅四凶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

以教祇德

白虎通三教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
質朴不教不成尙書曰以教祇德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
有擇言在躬

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

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註播猶施也不衍字耳
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
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
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
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甫刑曰天齊乎
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

雖休勿休

漢書宣帝紀詔曰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婁蒙嘉瑞獲茲祉
福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忘公卿大夫其勸焉外

戚傳變怪眾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
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又曰雖
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耳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孔叢子刑論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
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
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
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
人有慶賴民兆之

孝經天子章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
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大戴禮記保傅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
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
皆讓樂厲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
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
惟永其是之謂乎

荀子君子篇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

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淮南子主術訓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

說苑建本文公見咎季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墨子尙賢下古者聖王旣審尙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

潛夫論本政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爲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

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

正于五刑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漢書蕭望之傳敞曰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減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

大辟疑赦

孔叢子刑論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五刑之屬三千

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漢書刑法志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有百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

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

後漢書陳寵傳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孔叢子刑論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後漢書劉般傳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寔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尙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

刑罰世輕世重

荀子正論篇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旂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

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惟齊非齊

荀子王制篇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中論賞罰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微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

非從惟從

孔叢子刑論書曰非從惟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

哀矜折獄

孔叢子刑論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

漢書雋疏于辭平彭傳贊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

文侯之命

卽我御事罔或者壽

漢書成帝詔曰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
緩刑罰不中眾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絕是以陰陽錯謬
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書不云庠卽我
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
舉三輔三河宏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
朕意焉

費誓

甲戌我惟征徐戎

白虎通誅伐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
辭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秦誓

史記秦本紀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
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郤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
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
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
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甲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
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
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公曰嗟

白虎通號何以諸侯稱公尙書曰公曰嗟秦伯也

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新序雜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惟截截善諂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受之

春秋公羊文十二年傳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譏譏善諂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漢書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譏譏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

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

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禮記大學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八終
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白虎通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尙書曰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八終
長沙王賓校
湘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九
南菁書院

詩書古訓十
儀徵阮元芸臺著

尙書逸文

大禹謨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呂氏春秋論大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

注逸書也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戰國策卷十九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
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
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
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
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
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
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
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
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
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地平天成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君子曰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

曰地平天成稱也

注夏書
逸書也

皋陶邁種德德乃降

春秋左氏莊八年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
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

注夏書
逸書也

務修德以待時乎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注逸書也將

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二十三年傳仲尼

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注逸書也順事恕施也哀六

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又曰允出

茲在茲注又逸書由已率常可矣

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與其失善甯其利淫無

善人則國從之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注逸書也懼失

善也

孔叢子刑論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

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

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又曰與其殺不

辜甯失不經

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

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

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

屬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俾予從欲以治

荀子大略篇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注虞書

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

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

孟子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成允成功

春秋左氏襄五年傳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刊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注亦逸書也

天之庥數在汝躬

史記庥書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庥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

允執厥中

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庥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

注夏書逸書也

光琦謹案內史過引夏書與左氏僖三十三年傳曰季引康誥昭二十年傳苑何忌引康誥文義相似為古尚書外傳文故呂氏春秋制藥篇高注引傳曰后非眾無以守邑傳曰眾非元后何戴高氏及見外傳原文故不稱書後人采傳以補亡書而傳之原文遂亡耳

惟口出好興戎

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

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

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春秋左氏哀十八年傳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

蔽志昆命于元龜

注逸書也其是之謂乎

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于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

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孟子萬章上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

孟子萬章上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九共逸文

尙書大傳虞傳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謠四岳曰裕汝眾或有一人

白虎通號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尙書曰謠四岳曰裕汝眾或有一人

五子之歌

有窮后羿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魏絳曰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注夏訓夏書

民可近不可下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

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書曰民可近也而不

可上也

注書逸書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注逸書也

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國語晉語第十五知伯國對曰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春秋左氏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注逸書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國語周語下單穆公曰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均王府則有

注夏書也

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墨子非命下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

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旣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

允征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

子曰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注逸書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

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師曠對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

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

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

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注逸書

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

也

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春秋左氏昭十七年傳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

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

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

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昏墨賊殺

春秋左氏昭十四年傳叔向曰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

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注逸書皋陶之刑也請從之

仲虺之誥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

墨子非命上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襲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

乃葛伯仇餉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滕文公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

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盡心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後予后後來其蘇

孟子梁惠王下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
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蘇 滕文公下歸市者
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
后後來其無罰

取亂侮亡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
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
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 襄十四年
傳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
志而勤諸侯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
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 三十年傳子皮曰仲虺之志
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
有汰侈故不免

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若己者亡

荀子堯問篇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
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
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歸之言也
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
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

乎是以憂也

湯誥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請罪有夏

論語堯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
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
在朕躬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
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
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
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
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
鬼神卽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墨子尙賢中且以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
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湯誓曰聿求元聖
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尙賢使能
爲政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國語周語中單子對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
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
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

不亦瀆姓矣乎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王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於一人

注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

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

呂氏春秋順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漢書律厯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第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甯暨鳥獸魚鼈咸若

墨子明鬼神下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

鬼神亦莫敢不甯若能共允任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甯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孟子萬章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荀子臣道篇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

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僕馬若養赤子若食餒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

注書伊訓也

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墨子尚賢中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墨子非樂上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

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
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
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殍其家
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

太甲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禮記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
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
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

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尹吉曰惟尹躬天

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注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

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
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
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

辟不辟忝厥祖

禮記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

祖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
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
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

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其訓無俾世迷

孔叢子執節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卽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

欲敗度縱敗禮

春秋左氏昭十年傳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孟子公孫丑上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

說苑敬慎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禮記文王世子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咸有一德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禮記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

德

注古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呂氏春秋諭大故務在事事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
毋羣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蟻蛆水大則有蛟龍
龜鼉鱣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謀

生

注逸

說命

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論語憲問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
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尚書大傳殷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
人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
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

先王之位而聽焉

春秋繁露竹林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
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
白虎通爵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
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

知之曰明哲

墨子天志中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
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
維天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

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國語楚語上白公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

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呂氏春秋重言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

說築傅巖之野

孟子告子下傳說舉於版築之間

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孟子滕文公上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國語楚語上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蹠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獻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旣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旣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潛夫論五德志乃生武丁卽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傳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爲大公而使朝外規諫恐其有憚怠

也則勅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早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墨子上同中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

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

盧云下篇作奉以輕字誤也

否用

佚也維辯使治夫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于戈省厥躬

爵罔及惡德

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禮記學記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

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惟教學半

禮記學記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
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
半其此之謂乎

念終始典于學

禮記文王世子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不
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學記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
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施章乃服明上下

帝告逸文

尙書大傳殷傳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若德明哉湯任父言俾應言

殷庚逸文

尙書大傳殷傳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俾應言

惟高宗報上甲微

孔叢子論書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
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
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

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呂氏春秋孝行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
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
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

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秦誓

孔叢子論書秦誓可以觀義

大會于孟津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
津之上

白虎通爵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
也

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

墨子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
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謬傳務天下天亦縱棄紂

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
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 非命上於

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
吾民有命無謬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
非紂執有命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
予曷敢有越厥志

孟子梁惠王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
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

厥罪惟鈞

墨子尚同下太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注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

必死是宮也

昭元年傳子羽謂子皮曰國子代人憂子招

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

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注逸書

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夫戰盡敵爲上守和同順義爲上故制

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

也畔國卽讎仇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

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卻至能勿從乎

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

彼夏王

墨子非命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

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

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

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

發以非之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史朝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

注外傳云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

國語周語下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且其夢曰必驪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曰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索德之效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論語泰伯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君子曰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眾克況明君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

注大誓周書

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

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昭二十四年傳莒宏對曰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

臣十人同心同德注今大誓無此語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

無人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論語堯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萬章上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說苑君道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列女楚江乙母傳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紉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甯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

白虎通號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孟子滕文公下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罔或無畏甯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議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

顏注今文泰誓周書

平當傳當上書言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

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

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

於亡窮

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

自絕於天

漢紀卷十六荀悅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受自

絕於天言自取之也

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列女殷紂妲己傳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欲積糟爲邸流酒爲池懸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

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

獨夫受

孟子梁惠王下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荀子議兵篇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墨子兼愛中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眾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

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白虎通誅伐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尙書曰武王伐紂

漢書律厯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禮記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漢書律厯志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日庶國祀饗于周廟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

小國懷其德

注逸書

言畏而愛之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墨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昔武王數紂之辜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今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孟子滕文公下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惟爾有神尙克相予

墨子非攻下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子旣沈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

血流標杵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禮記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大賚于四海

論語堯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論語堯曰所重民食喪祭

旅獒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

德是依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縻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

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論語子罕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蔡仲之命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管蔡啟商其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

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

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

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

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注周書逸書

如是則非德

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新書春秋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

能食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

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

列女孫叔敖母傳其母曰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
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爾嘿矣必興於楚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

春秋左氏襄二十五年傳太叔文子聞之曰君子之行思其
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注逸書

中論法象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媾和而不同好而不
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友無
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

周官

居寵思危

春秋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隱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
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

注逸書

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君陳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論語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
政奚其爲爲政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春秋左氏僖三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
德是依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

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臣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春秋繁露竹林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必有忍其乃有濟

國語周語中富辰對曰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

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

畢命

惟十二年六月庚午朏

漢書律曆志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

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旌別淑慝

忠經辨忠章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

忠而能勇則國難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

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辭是

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

淑忒其是謂乎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論語陽貨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孟子盡心下孔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史記張釋之列傳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

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

君牙

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

漢書谷永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禮記緇衣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君雖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

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王曰封唯若圭璧

酒誥逸文

尚書大傳周傳王曰封唯曰若圭璧

厥兆天子爵

無佚逸文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厥兆天子爵

白虎通爵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書無逸篇

曰厥兆天子爵

聖作則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書曰聖作

則注逸書

無甯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

懷與安實疚大事

晉語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

事

注西方謂周也

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

新書君道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

之去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鏃而反修之於己君國子民者

反求之已而君道備也

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

列女蓋將之妻傳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

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

事暴强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

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

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以妻子之故

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

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

不施予一人

白虎通號臣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

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

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白虎通諫諍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

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眾臣勸罰一惡而眾臣懼若爲卑
隱爲不可殆也故尙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黼黻衣黃朱紼

白虎通紼冕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
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書曰黼
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

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

潛夫論實邊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而太
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內郡規地
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全人眾地荒無所容
足此亦偏枯蹙瘁之類也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

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眾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
地人民必相稱也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

呂氏春秋聽言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
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
德幾無小

呂氏春秋報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
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
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輦吾請爲君反
死宣孟曰而名爲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爲臣軌桑下之餓
人也還鬪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呂氏春秋適威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苟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注周書周公所作

允哉允哉

呂氏春秋貴信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

注周書逸書也

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淮南子覽冥訓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

純一而不嚶喋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淮南子汜論訓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九終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九終

長沙王賓校
湘陰吳宗實校

